

复兴走笔专栏

天坛偶遇

肖复兴

天坛东门之西，内垣墙外，密密的树荫下，有一片圆形的空场，常有一群女人在这里跳舞，不知疲倦，从早上一直跳到中午。四围有几条长凳和几个衣架，都是这些年新安装的，疫情期间，还将它们都重新油漆一遍。那时候，长凳和衣架常是空空荡荡的。这两年，热闹起来。这群女人在这里翩翩起舞。她们的提包和脱下的外套，或堆放或挂在这里。跳累了，她们到这里取水杯喝水，说会儿话。舞曲一响，她们立刻又像弹簧似的欢蹦乱跳起来。

有时，我坐在空凳子上画画，画她们跳舞的样子。她们只顾尽情跳，不管我，知道无论她们跳舞，还是我画画，都是“二把刀”，都是来天坛打发时间的，便各得其乐，相看不扰。

她们大多五十岁上下，衣着鲜艳，即使冬天，也穿漂亮的裙子，像是特意为了跳舞准备的服装。地上放着一台老掉牙的录放机，跟她们一样不知疲倦，一遍遍播放着舞曲。其实，也不是纯粹的舞曲，只是一些老歌，年代感和她们的年龄吻合。她们跳的不是广场舞，多少有些韵律，舞步也复杂一些、优美一些，是专业和广场舞之间的比例中项吧。

前些天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坐在那里画画，一个女人跳到半截，停下舞步，向凳子这边走来。正好走到我的身边，取下我身旁衣架上的提包，从包里取出保温杯喝水。她五十来岁的样子，个子不高，微微发胖，面容清秀，染着头发，化着淡妆。

我问她：怎么不跳了？

她说：累了，今儿不知怎么搞的，累了倦。

我又问：看您年龄不大，怎么就跳不过那些老太太了？

您别宽慰我了，我也是老太太了！她笑了，说道。

您也就五十来岁，怎么就是老太太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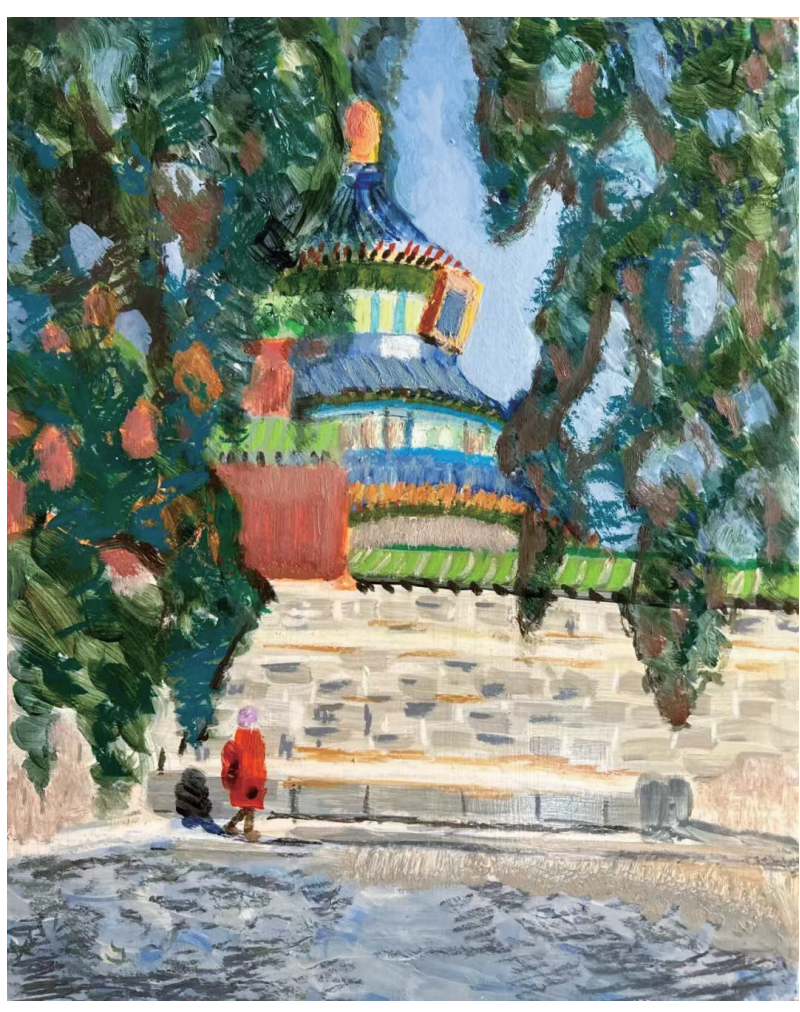
她伸出手指比画着对我说：我都过六张了！

看不出来！

我俩就这么聊起来。北京人都是自来熟，只要接上了话头儿，就会像自来水拧开龙头。我知道了，工厂不景气，她四十多岁就退休了，前些年开始到天坛里跳舞。

有一个儿子，早已经成家，也有了小孙子，但不让她照看，人家丈母娘抱着孩子，牵在手里怕丢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舍不得撒手。我落个清静，更好！她撇撇嘴，对我说。

她老公有木工手艺，在外面补差，还在干活儿，不愿意歇着，挣点钱



雪后天坛（油画）张涛



外快，贴补给儿子。家中的老人前些年先后去世，是她一个人伺候老人走的。老人一走，她不忙乎了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了。一早起来，家里一个人影儿都摸不着，很是

寂寞无着，特别容易胡思乱想，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糟心的事，都翻江倒海涌上心头，想起离家不远的天坛里转悠转悠散散心吧，便加入了跳舞大军。原本谁也不认识谁，跳舞成了媒介，让她们

认识了。开始，她根本不会跳，大家对她说，我们开始也都不会跳，慢慢就会了。跳舞挺好的，既锻炼了身体，也转移了纷乱的心情。

多好啊，您！我说她。

是不错，甭管怎么说，每月有退休金拿着，虽说不多吧，毕竟吃穿不愁。跟您说吧，就是有一件事，不那么顺心！

这我猜得出来。我笑着对她说。

您猜得出来？

肯定是为了您的小孙子的事……

没错！她一巴掌说，您说，我儿子的那丈母娘，就那么把小孙子紧紧攥在她手里，连星期天都很少让儿子带到我们家里玩。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，我对她说您送孩子，我接孩子吧，搭把手，您也歇会儿。结果，她也不同意。她心里怎么想的，我知道，她家有小汽车，她会开车，可以开车去接孩子。我不是没车嘛，不会开车，只会骑自行车……她越说越气。

她也是为了孩子！

是为了孩子，还说接回家，她还不得辅导孩子学习呢！您听听这话说的，不就是嫌弃我没文化嘛！是，我就是初中毕业……

她是干什么的？我问。

她呀，以前是小学校长！跟您说呀，也赖儿子不争气，在人家家里住着，什么事情都听他媳妇的。这找对象结婚，还得找门当户对的才行。金杯碰金杯，破罐对破罐，日子过得才踏实！

她把一肚子委屈和不满，还有她刚才说的累（是心累呢），千条江河归大海一般，都倾泻在儿子的身上。

我刚要劝劝她，跳舞中的一个女人转身招呼着她：快来呀，你怎么不跳了呀！

她答应道：就来！说着，站起来，冲我挥挥手，加入跳舞的女人群里，花裙子摆动了起来，开起一朵漂亮的花。

我坐在这里，画过好几次画，唯独这一次，和她聊了这么多。萍水相逢的偶遇，真有点意思。

其实，不仅我和她是偶遇。这里跳

舞的女人，大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，都是在这里，在一次次不同的偶遇中认识的，加入每天上午的跳舞中，滚雪球似的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。舞步渐渐地踩到音乐的点儿上了，人也渐渐地熟悉了，话也越来越多了，彼此甚至成为朋友。一个人的人生半径极短，平常能与你联系的，并不多。偶遇，虽然不过是萍水相逢，但这些素不相识的人，在偶遇之间，最能敞开心扉，无所负担，无所追求，只是说说家长里短的心里话，乃至心底的些微秘密，相互安慰，宽解一番，如微风拂面。起不了太大的作用，起码是贴伤湿止痛膏。

人生中，很难出现电影《罗马假日》里奥黛丽·赫本和格利高里·派克那样戏剧性的偶遇。但我们平常人的偶遇，有时候，真的和电影《罗马假日》里一样，也可以感动我们自己，起码比常见熟人客客气气的相遇，有时候更让人难忘。熟人相遇，更多时候如罗大佑的歌里唱的那样：“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，只因见面越来越越少。”在天坛，这样偶遇的瞬间，却能让陌生变为依稀曾见，让擦肩而过变为坐下来倾心交谈，让潜藏心底的秘密，可以变为浮出水面，睡莲绽开，在你的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天空，和天空下遥远的地平线。想到这一点，会觉得比伤湿止痛膏作用要大得多呢。

米兰·昆德拉说：“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，因为对这种偶遇视而不见，而剥夺了生命的魅力。”没错，我们往往在这种偶遇中——无论是我和这位肚子委屈的女人的偶遇，还是这一群舞者彼此曾经一次次的偶遇，都会产生这样心与心瞬间不期而遇的生命魅力，即使有很多苦涩，却也可以彼此宽慰而感到弱小生命中不可丢弃的东西。起码，可以让我们单调枯燥水波不兴的生活，溅起一点儿水花，荡起几圈涟漪，扩大一些我们的人生半径，甚至响起一支舞曲，为我们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伴奏。

在天坛，艳遇少见，但这样的偶遇很多。

怎么看也像儿时的我

陈鹏举

鬓有丝巢专栏

“一芥子内心满足，八千春镇日从容。此为曩日旧朕，略不赠人。今国赋冗命书，不能不作也。一笑。己亥于年初五，松陵。”

那年过年，我随国斌去松陵，看垂虹桥，美食数餐，宿吴江宾馆。月明天青，池阁流光，喝了一壶茶，写了一会儿字。六年后补记，恍如隔世。

罗哥，快意人，平生乐游历，好吟啸，臂力过人。老归敬亭山下，耳聪目明，骨气依旧。可谓生得其所。去年，天大热时，我过罗宅，他以飘飘白衣、《广陵散》曲迎我。满盘瓜果，冰镇清泉，相叙甚欢。临了墨戏乞正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罗治森。”夜宴文昌镇，席上罗哥醉诵《将进酒》，一如巨雷贯耳，瞥见盛唐。

日常持久，宣纸比纸币用得更多、用得久，所以宣纸的起源地，是一定要到一下的。宋末，曹氏一支于泾县丁家桥镇小岭村，始以青檀皮制作“宣纸”，距今逾七百年。此地位于泾县西约二十华里处，俗称九岭十三坑。去年秋，我有幸到达了。

在朋友圈看到世界许多伟大的地方，惭愧，我这辈子，至少大半个中国已然错过。转念一想，其实，即使是我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上海，也是大半个陌生的。再想下去，发现了，其实这世界最容易错过，最感陌生的，是自己的心。那里从头到底是极黑的长夜，难得有光。母亲说过，做人，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。她是告诉我，自己的心，要让它有光。

“大比之年王开选，一家人送他去求官。”“五台山困住了杨老将，思想起家国事好不痛伤。”夜晚，听人吼秦腔，记起了四十五年前我做戏剧记者这档事，好不痛快、迷糊。

说家里有一千本书，大概是有的。是否读过一千本？我没有。我只能说是翻过一千本书。读过的书，指的是读完吧，我是很少的。譬如《红楼梦》，十几岁时，我决定每天读半回，读它大半年，但不久就放弃了。感觉这书看几回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至于情节、故事，读到多少，没什么紧要。留着偷闲人去读，解乏消愁。其他书也是。全本必读的书，我觉得极少。

说是长夜的打更人，我算不上。我曾经打工的小厂，没夜班。记得有天厂区拉电，换到夜里上班，感觉很难得。数着钟点，看熬夜我的疲惫，几时到来。后来到了报社，我也没上过夜班。这种情况不多，我遇上了。近年，许多个夜晚，我会几次醒来，几乎是按着更的节拍醒。大概是我想往黎明，相信它会准点到来。

书家不择笔，也不择纸。字和人一样，一旦落笔纸上，就站在了那里，天生的气质和做派藏不住。画家呢，是既择笔，又择纸的。画更技术，和天性到底隔一层。我不是书家，也可以不择笔，不择纸，作文录句而已。我更不会画画。幸有趁手的笔，特别是有好纸。陈年的纸，偶尔侥幸，会画得一张好看的。自然，是好纸的功劳。

二十五年前，刘天暉兄为我设计并主持制作木版水印专用笺，八行朱丝栏，额有汉瓦当凤纹一枚，左下亲书“凤历堂用笺”字样，宽博恣意。朱砂、朱磦，各印数百顿，连同朵云轩所刻木版原版一并赐我，方便我随时添印。我每每思量起来，情见于纸，无以承受其重。

见齐白石《富贵平安图》，有题：“曾居岳阳，于警察厅街某裱画店，其主人颇能知画，自言曾观过八大山人，画一瓶插一牡丹，八尺纸之屏幅满矣。余恐忘却，拟画此记之，非八大稿也。”照图我摹画了一幅。齐白石听人说，就能画出来。我照着画，也不像样。人和人就是不一样。富贵和平安，哪会不走样？

韩敏文八十九薰沐，真手不坏，字字莲花。宝山寺东门左墙，友人雨过又见宝山寺赋刻石，存照。

王震坤君走了，好不悲伤！我的第一本书《黄喙无恙集》和《陈注唐诗三百首》再版本，都蒙君装帧设计。匆匆三十年，见面寥寥。神交如此，定不负相思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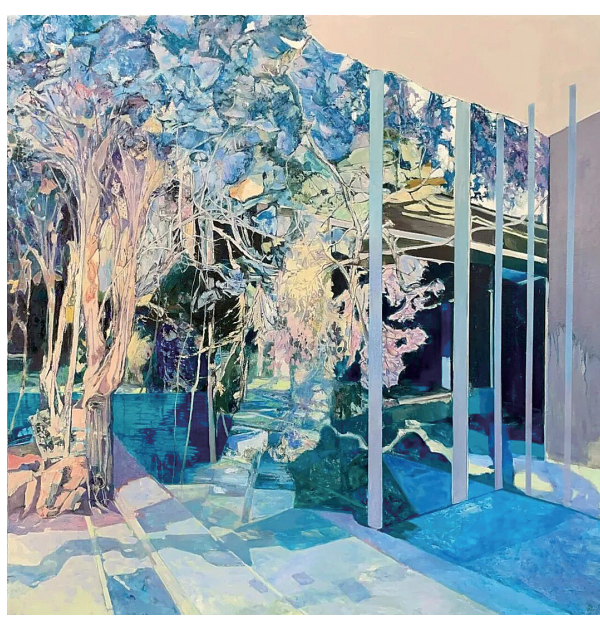
一幅有陈独秀题字的人体白描，韩斗兄见之在京的潘玉良遗作展。陈独秀在狱中，曾给潘画过两张画，这是其中之一。陈题是：“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，日见其进，未见其止。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，非复以运笔配色自矣。今见此新白描体，知其进犹未已也。”韩斗说：“仲甫先生的小字，写得真好！”四十年前，我曾采访潘的家属和知情人，写过几段文字在报端。手头一时找不到。那辈人，人人是。一次人生，恨不能活在那辈人的人堆里，真是生不逢时。错过了朱敏先生“闲梦远山”绘画作品展。他的画是殿堂级的。传世之作，大抵默然无声。

惊悉王根青兄病逝，不胜悲伤。他是油画艺术家，好读书，日积月累做着读书日记。这在艺术家中是少见的。我和他也可以说是多年共事，在我曾主持的市收藏鉴赏家协会。这个协会有奢侈的名号，具体服务于它的班子却是清俭的。根青是重要成员。他是个诚恳的人，更像是个旧式的干净的读书人。我想，他是以自己愿活过一辈子的。我还相信，他的人生是甘心和无憾的。

陈从周先生，当年是朝花副刊的重要作者，我有幸见过。他的文字，如他玩的园林和爱的昆曲，步移景转，处处关情。朝花作者座谈，他的发言总是以直率、不务虚而挑剔。我有他墨竹一帧，穿林打叶那种，寥寥几笔，清雅得极。丁酉秋，应周家有命，撰书一联，恭贺陈从周艺术馆开馆，着实是远望一下他的项背：“从古开今凤毛笔墨；周天立极龙园园林。”家有兄是刻匾名家。从周先生故交。

昔年，张伯驹和谢蔚明都在难中。地隔两处，尚可通信。谢对张说，所捐游春图和平复帖一事，传言中不确。该由张本人留个文字记录，对得住历史。张就此写了题为“收藏西晋陆机平复帖展于虞游春图经过”的文字，原件寄给谢保存。二十多年前，我在谢处，见到原件。十余言蝇头小楷手书，竖写四十余行。字迹工整、细致。其中写道：“解放后，游春图以原价让于故宫博物院。平复帖则连同李白上阳台帖、杜牧张好好诗……均捐赠于国家。”我读了，直觉前辈人内心的恢宏，极似大海。

四 鸚鵡大红，原是上海马戏团演



《林间叙事之五》（油画）钟佩玲

员，擅长溜冰和骑自行车。退休后，它去了万荷堂，遗憾的是，它表演用的溜冰鞋和小自行车，忘记带上了。它的退休很彻底。

大红在万荷堂，生活了二十多年，直到去世。刚去时，曾带链子，被拴在铁制鸚鵡架上。它把鸚鵡架顶两个铁球咬下，宣示它不是一般的鸚鵡，它渴望自由的生活。从此，它飞来走去，再无羁绊。你面前有水果，它会哗哗地扇动翅膀，迅速靠近你，瞪眼怪叫，讨水果吃。这时它很实在。更多的是，它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几寸处，睁圆了眼，看定你，感觉它有话想说。这时它很虚拟。它的智商，比你想象中的要高出许多。后来它老了，它那鸚鵡嘴咬硬物受损，彻底变形，进不了食。所幸去了动物医院，换上了“角质新嘴”。它又快乐地多活了好几年。万荷堂主人喜欢画大红，至少有两幅，非常出名。一幅题为“鸟是好鸟，就是话多”。另一幅题为“说话自己不懂，别人懂”。

大红自然是名鸟了。到过万荷堂的朋友，大都见过它。鸟过留名，真是件稀奇事。

“南云多淑气，雁字是雄文。”温暖的日子里，何曾雷厉风行。凛冽的天气里，大可静水流深。

《黄喙无恙集》，我写的第一本书，是旧体诗集。我请苏渊雷老题签，苏老特地写信给在京的赵朴老，让他题了。我还请到钱君匋先生封面刻印，王元化先生扉页题签。那是多个多好的时段。可敬的前辈光芒所及，至今温暖在怀。

麦积山泥塑是最好的，塑的是菩萨、供养人，又是俗世你我。去年，我临摹了一回小沙弥，怎么看也像儿时时的我。

拾朵光阴的花 征文

余姚临山这地方，年初一的要紧事，不是走亲访友，而是去镇后的山里。我们叫“拜坟岁”，是老底子传下的规矩，方圆只在余姚、慈溪、绍兴这一片，算得上一方水土独有的心事了。我那时小，总觉得这词有些拗口，又有些重。年是簇新的，红彤彤的春联贴在门框上，红灯笼挂在檐下，可新年的头一脚偏要迈向那青黝黝的山里，去见那些不说话的人。

外公换上那件出客才穿的卡其布外套，领口扣得严严实实；外婆把备好的供品一一装进塑料袋，检查了一遍又一遍。我躲在二楼露台上晒的被子后头，看大人们拎着鼓囊囊的塑料袋——里面露出黄纸卷的金元宝、印刷精美的佛经，还有包装鲜艳的糕点和苹果，热热闹闹地出门。露台上的风带着昨夜爆竹未褪尽的硫磺味儿，凉丝丝地穿透我的棉袄。这份静，和昨夜守岁的喧嚣隔得远。

这是大人们给山里的老祖宗拜年去。就像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每年的这一天，活着的带着满心的牵挂与祝福，去和逝去的先辈唠家常，告诉他们人间又过了一年，日子依旧热气腾腾。楼下没有走动声，没有咳嗽声，连门口那只老花猫也不知蜷到了哪个角落。楼下灶间，外婆早晨放在高压锅里的八宝粥的香味已袅袅浮上来，与山间将起的烟火，遥遥地打着招呼。我溜下楼，搬个小竹凳坐在灶前，院里水泥地上一片明晃晃的光斑，一只麻雀跳进来，又倏地跳走了。就在此片被甜香与寂静浸泡得有些恍惚的等待里，巷口传来了由远及近的引擎声。

二爸爸是第一个祭祖回来的，他那辆摩托车有着炫酷的引擎，轰鸣声在巷口戛然而止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只簇新的凯蒂猫气球。猫脸印得有些过于饱满了，红蝴蝶结甚至有点歪，但那鲜亮的粉色，在这被香烛和旧木家具浸透了一上午的堂屋里，劈开了一道活泼的口子。“看我在路上瞧见了什么，给你！”他把线递过来，另一只手拎着刚约上来的大鱼。

那抹粉色立刻成了我的全世界。我牵着它在堂屋方砖地上小心地走，它便影子似的跟着，偶尔碰到高背椅的雕花，便轻盈地一旋，像个对一切都好奇的访客。我把它系在通往厨房的门把手上，它悬在那儿，微微颤动着。凯蒂猫的卡通脸上对着中堂画上神色肃穆的祖先，一今一古，一艳一素，彼此静默地对望着，谁也不打扰谁。

巷口传来熟悉的谈笑风声，是大部队回来了。外公走在最前头，手里多了根竹枝，是从坟头折回来的，说可以辟邪；外婆跟在后面，手里的塑料袋空了，叠得整整齐齐收在臂弯里。他们带进来一股清冽的空气。堂屋顿时活了过来，有了人声，走动带起的光生在阳光里飞舞。大人们脱下外套，洗了手，开始准备午饭。没人注意到门把手上多了一只气球，它静静地悬在那里。午饭时，那条大鱼被端了上来。外婆

做的红烧鱼，加了冬笋片和干辣椒。父亲用筷子把鱼头旁边最活的那块肉夹到我碗里：“野生的，活肉，鲜。”鱼肉在灯光下泛着蒜瓣似的白，热气袅袅上升。我埋头吃着，热气熏着眼睛。

午后，阳光斜斜地移过天井。外婆终于得空坐下来，就坐在门槛边的小竹椅上，身边放一个篾箩，剥晚天吃的蚕豆。大人们在聊山上的事。说阿太坟头的松树又长高了，得修修枝；说坟前的石板被雨水冲歪了一点，明年得扶正。

就在这忙碌的、寻常的午后时分，气球飞走了。谁也没看见它是怎样挣脱的。或许是被哪个路过的人衣角带了一下，或许是系的时候本就不够牢靠。等我发现时，只剩那截白棉线还缠在门把手上，空空地垂着。我冲出门，只看见山里的风稳稳地托着气球，越过黑瓦的屋檐，朝后山的方向去。然后它就变小了，变成一个点，最后消失在苍茫茫的暮色里。山会收着它，我想。山什么都会收着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脖子仰得发酸。外公正在井台边剖鱼，“今天的风大，多穿点。”刀刀刮过鱼鳞发出“喇喇”的细响。我转身回了屋，爬上二楼自己的房间，把脸埋在枕头里。眼泪是悄悄流的，没有声音，只有肩膀控制不住地轻轻抽动。哭什么呢？自己也说不清。像是新年里第一件属于自己的好东西，还没焐热，就被那座山收回去了。

窗外，夜色彻底笼罩了群山。山沉默着，像巨大的、温吞的胃，吞下白天，吞下星光，吞下清晨的气球。在适当的时候，再吐出晨光，吐出鸟鸣，吐出新的一天。

第二天我醒得很早。床尾的铁栏杆上，不知被谁系上了一只崭新的气球。不是昨日的粉，是鲜亮亮的红，圆鼓鼓的，做成一条胖鲤鱼的模样。鱼眼睛憨憨地瞪着，尾巴在从门缝溜进来的晨光里慢慢地转着圈。它安静地悬在那里，仿佛已悬了一夜，守着一个小孩子伤心的梦。

是谁呢？我拥着被子坐起来，怔怔地望着它。昨夜我分明把脸埋在枕头里，没有发出声响。线头系得有些笨拙，绕了好几圈。那结的样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——像外公捆扎祭品时，像外婆缠绕粽子棉线时，又像父亲扎紧苹果袋子时的样子。它成了一个所有人的结，一个静默的、温暖的结。

年就那样过去了。年初三，年初四，走亲访友，宴席不断。红鲤鱼气球渐渐有些漏气，不再那么饱满，但依然红着。我把气球的线在手指上绕了几圈，它就在我手边飘着，像个忠实的伙伴。直到十五的傍晚，它终于瘪成小小的一团塑料皮，被我收进了抽屉深处。可我知道，那份鲜亮的、飘摇的念想，早已被山风带进满山的青翠里，成了青山记忆的一部分。

青山年年依旧。每逢过年，总有人把那些红的、金的、甜的日子提上山去，给山看一看，然后带着一身清劲回来，继续过这有笑有泪的日子。那便是我的根，系在青山上，系在这细细的气球线头上，也系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宅院里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会迷失方向。

赵晓娟